

高于田。則為梯田。今照湖山田多有之梯田者，泉在山上，山腰

之間，有土尋丈以上，即治為田。節級受水，自上而下。

入于江河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開河

導水而車升之急者，或激水而導引之。開河從溪澗

開河引水至其田側，用前車升之法。入于田也。激水

者，用前激法，起水于岸，開溝入田也。其五，泉在于

此，用在于彼，中有溪澗隔焉，則跨澗為槽而引之，為

槽者，自此岸達於彼岸，令不入溪澗之中也。其六

平地仰泉，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為池塘于其側，積

而用之。為池塘而復易竭者，築土椎泥以實之。甚則

為水庫而畜之。平地仰泉，泉之瀆湧上出者也。築土

者，杵築其底，椎泥者，以椎椎底，作孔膠泥實之，皆令

勿漏也。水庫者，以石砂瓦屑和石灰為劑，塗池塘之

底，及四旁而築之，平之，如是者三，令涓滴不漏也。此

蓄水之第一法也。

一、用水之流，流者水之枝也，川也。川之別，大者為江

為河，小者為塘浦涇浜港汙沽瀝之屬也。用流之法

有七。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

之疏導者江南之法十里一縱浦五里一橫塘縱橫  
脉散勤勤疏濬無地無水此井田之遺意宋人有言  
塘浦欲深濶謂此也 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涸無  
常者為之牒與壩釀而分之為渠疏而引之以入于  
田田高則車升之其下流復為之牒壩以合于江河  
欲盈則上開下閉而受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  
職所見寧夏之南靈州之北因黃河之水鑿為唐來  
通志者甚多不知今皆存石漢延諸渠依此法用之數百里間灌溉之利濶濶無  
方寧城絕塞城中之人家臨流水前賢之遺澤遠矣

見於陝西

因此推之海內大川倣此為之當享其利者亦孔多  
也 其三塘浦涇洪之屬近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  
車升之 其四江河塘浦之水溢入于田則隄岸以  
衛之隄岸之田而積水其中則車井出之隄岸者以  
禦水使不入也大則為黃河之帶小則為江南之圩  
宋人有言隄岸欲高厚謂此也車井出之者去水而  
菽稻或已菽而去其水使不沒也 其五江河塘浦  
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于下流之處多為牒以節宣  
之旱則盡閉以蓄之潦則盡開以洩之小旱潦則斟

酌開閤之。為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為水平之。碑置之。水中刻識其上。知其間深淺之數。因如牒門啓閉之宜也。浙之寧波紹興。此法為詳。他山鄉所宜則倣也。其六江河之中。洲渚而可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牒壩以節宣之。其七流水之入于海。而迎得潮汐者。得淡水迎而用之。得鹹水牒壩遏之。以留上源之淡水。職所見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盡然。遏鹹而留淡水者。獨寧紹有之也。

寧紹苦於人多地隘。故流入京師者甚衆。多有買田於天津一帶者。愚意其入辦爭各衙門以得官多。至作奸不若限其開荒。以次授遷人也。

一用水之滯。滯者水之積也。其名為湖。為蕩。為澤。為

洶。為海。為陂。為泊也。用滯之法有六。其一湖蕩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田低則隄岸以固之。有水車升而出之。欲得水。決堤引之。湖蕩而遠于田者。疏導而車升之。此數者與用流之法畧相似也。其二湖蕩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為害。可為利者。疏導以洩之。牒壩以節宣之。疏導者懼盈而溢也。節宣者損益隨時。資灌溉也。宋人有言。牒壩欲多廣。謂此也。其三湖蕩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

利也。吳之震澤受宣歙之水。又從三江百瀆注之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其四湖蕩之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其五湖蕩之瀦太廣而害于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江南五湖此湖蕩惟北方爲然分震澤以入江是也。其六湖蕩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際水而菑之。麥。菑。麥以秋。秋必涸也。不涸于秋。必涸于冬。則菑之。春麥。春旱則引水灌之。所以然者。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

一用水之委委者。水之末也。海也。海之用爲潮。汶爲島嶼。爲沙洲也。用法有四。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而車升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閘壩隄堰以蓄之。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屢煩濬治者。則爲牾。爲壩。爲竇。以遏渾潮而節宣之。此江南舊法。宋元人治水所用。百年來盡廢矣。近并濬治亦廢矣。乃田賦則十倍宋元。民貧財盡。以此故也。其濬治之法。則宋人之言曰。急流搔乘。緩流撈剪。汗泥盤吊。平陸開挑。今之治水者。宜兼用之也。其三島嶼而

可田。有泉者疏引之。無泉者為池塘井庫之屬。以灌之。其四海中之洲渚多可田。又多近于江河而迎得淡也。則為渠以引之。為池塘以蓄之。

一作原作瀦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瀦者。池塘水庫也。高山平原。與水違行。澤所不至。開濬無施其力。故以人力作之。鑿井及泉。猶夫泉也。為池塘水庫。受雨雪之水而瀦焉。猶夫瀦也。高山平原。水利之所窮也。惟井可以救之。池塘水庫。皆井之屬。故易井之象。稱井養而不窮也。作之之法有五。其一實地高無水井。

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為池塘。以蓄雨雪之水。而車升之。此山原所通。用江南海塘數十畝。一環池深丈以上。圩小而水多者。為良田也。其二池塘無水脉而

易乾者。築底椎泥以實之。其三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為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濯畦種菜。

京師皆然。菜亦鮮美。

近河南及真定諸府。大作井以灌田。早年甚獲其利。宜廣推行之也。井有石井。磚井。木井。柳井。葦井。竹井。土井。則視土脉之虛實。縱橫及地產所有也。其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恒升。用畜高。

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四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爲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他方之井深不過一二丈。秦晉厥田上上。則有深數十丈者。亦有掘深而得鹹水者。其爲池塘爲淺井。亦築土椎泥而水留不久。不若水庫之涓滴不漏。千百年不漏也。其五實地之曠者。與其力不能多爲井爲水庫者。望幸于雨則歉多而稔少。宜令其人多種木。種木者。用水不多。灌溉爲易。水旱蝗不能全傷之。旣成之後。或取果。或取葉。或取材。或取藥。不得已而擇取其落葉根皮。聊

可延旦夕之命。雖復荒歲。民猶戀此。不忍遽去也。語曰。木奴千。無凶年。高皇帝令民每戶種棗二百株。種柿二百株。種棗二百株。用防饑歲。仍命有司時加提督。務求成效。不在起科之數。栽種過數目。造冊周知。洋洋。聖謨。垂訓遠矣。

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何剛愨人

張安茂子美叅閱

徐文定公集

議

徐光啓

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

宗祿邊餉

嘗觀近世之故以爲

祖宗之良法美意有久而不

得不變者待後之人善通之而奈何其竟不變也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祿是也。有久而必不可變者。待後之人善守之。而奈何其遂變也。則邊餉是也。何者。高皇帝鑒漢宋之轍。分王子弟。殆遍天下。不任以事而厚予之祿。趣欲使瓜瓞綿延。蕃昌鴻茂。而且無披枝傷心之患。而已。至于今而其麗不億。有優無罷。有罷無憾。則高皇帝之始謀也。夫謀之而不明著其所以然也。此所謂國之利器。不以示人也。嗚呼。王祿萬石。八降爲奉國中尉。猶二百石。豈不知二三十年之後。竭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哉。顧以爲窮則變。變則通。善繼述者師

意不師迹。必也有聖人焉。爲之後矣。至于今而歲祿殆千萬石。倍于歲賦。國已竭。民已憊。而宗又不勝困。奈之何無變計也。然而爲之策者。不過補偏救弊。綜其實止兩端。曰查覈。曰裁減而已。夫僞而計覈。溢而計減。不謂非石畫也。至于無可覈。無可減。而窮則此十年之計也。則又爲之說。請以今各府之祿額而均之。後此有增爵。無增祿。此于各非不可啖也。至于分之。又分其勢。不可贍。而又窮。則此數十年之計也。何者。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

爲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麗屬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麗屬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卽又三十年餘一倍也。頃歲甲辰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卽又三十年餘一倍也。夫三十年爲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兩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則自今以後百餘年。而食祿者百萬人。此亦自然之勢。必不可減之數也。而國計民力足共乎。查覈裁減分祿足用乎。豈有是理也哉。欲爲百千萬年之計。愚以謂非開之。四民之業不可欲其爲四民之業。愚以謂非先導之本業不可。昔夏殷周之世。有天下者遠至八百年。子孫千億。無置祿者。分之土而人自爲食也。卽無論五等之爵。與今制異。其五等以下。卿大夫士莫不以次受公田爲祿入。而與其民相與疆理而樹菽之。觀雅頌所述。則當時之公卿貴人所稱主伯亞旅者。莫不原隰菑畲。自生粟帛而衣食之。故人衆而無聚不足之患。夫財者生于地。則不竭。匹夫匹婦而不耕不織。或受之飢寒焉。今將使百年

之後坐而食厚祿者百萬人爲祿當萬萬石。尺布斗粟皆取之民間。民又且益衆。而由今之道。民之游惰者且益多。于何取之哉。謀人國家計百年之後未遠

也。夫猶且若此矣。則當事者奈何不借前箸一籌之

務農實當世急務非第爲示祿也

也。愚之迂計以爲方今首務莫若禁人于遊惰而教人于生穀。上貴粟。民務本。盡心力而爲之。則海內之地曠弗耕者。數年之內。墾闢當自倍。土地闢則請勿科其稅。裁十一以爲公田。而今將軍以下各以次受地。自爲永業而息之。其見今各府有額浮于用者。則

先從庶人中尉始。當受祿則捐三四年之祿。買田賦之。度其入可當歲祿而止。諸故絕者。其遺田業。卽以入官賦諸宗也。諸宗未受田者。請依限田法。不得畜田業。其有田者。令得賣以賦他宗。其受田而能生息。廣阡陌者。聽所以勸受田也。受田者之餘子。比于正支。倣古餘夫。量授四分之一。遞減之。至盡弗授矣。如此數十年。而將軍中尉以下各有永業。不以煩經費。且朴而食力。可量繩以有司之法。而不至于扞罔。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亦足賴也。玉與賈則農之自出。若

商而行貨千里。懼生他奸。可遂禁絕之。縣官之所共給。下至郡王而止。斯其于國計十倍省。而小民之輸將十倍易已。所疑者以為如是則涉于更張。愚以謂更張非盛世所諱也。不更張必且弦急而自絕。是可慮耳。且祖訓明言郡王子孫材能堪用者。考驗授職陞轉。如常選法。是仕宦一途。高皇帝開之矣。可以仕。不可以農乎。供用條郡王以下各存唐制。授田頃畝之數。則以田易祿矣。不可者不虞非祖訓也。惟其設禁故獨有逸出者。偽託招搖若擅出城郭。原非明禁。因時設法。防非僻耳。今為農若

工買者不則常人不得越境事不獲已。則給以有司之牒。其

仕而遷流者。又祖訓也。即不虞弛禁也。天潢之派。

倘不得繩以有司之法。然治人而無法。亂之道也。或

者入議之典。視齊民而量寬之乎。不愈于竄身輿阜

而甘榜笞者乎。且輕則降。重則黜。但免刑責。不廢賞

罰。入仕且然。况其下者。又不虞非祖訓也。古今叛

宗。非負貴勢。則都廣地。擅強兵也。今親郡王食于縣

官。受田者止將軍以下。大者比于封君。小者齊民耳。

兵民之間。分不相攝。夫將封君齊民自為矣。蓋其勢

大抵如今之屯田衛所而且無戎伍之備與古之封建絕異。卽又不虞樹兵也。數者無一而獨憚更張之名以詒後之人。後之人儻其計不出于是。則求流何底焉。儻其計出于是。而更一二十年。不亦事倍而功半乎哉。若夫邊餉之難。有異于此。何者。彼非有日長炎炎之勢也。二祖時屯政修。商輸粟實邊以易饑。而大農無煩費。今此法至于今無變。卽邊地當日關而且無耗蠹之患。何也。地日辟則粟帛積。粟帛積卽金錢之用微。貪黷無所勸而股削者安所得輕資矣。

自屯政隲政壞。而歲以年例請。遞加至二百七十萬也。大農之金錢竭。不足以奉戰士。而兵實乃日耗。兵額乃日虛。此何以故。把握之物。便于出入。而分毫取給于上。其勢易于相蒙。愈增愈耗。有如漏卮。亦自然之理耳。夫邊卒之餉。故薄。將非能減以自奉也。其用又非必盡媚虜也。其術大都以虛名冒餉。遇閱視則募白徒以來。或展轉應名。如環無端。尺籍伍符。桓桓貔虎之士。半化爲橐中裝耳。旣而詰其橐裝。則卒長以奉技。技以奉偏裨。偏裨以上。愚不知其所之矣。蓋

隆慶中省郎某上言大吏之歲租以萬計。而廷議云果有之。可裁以餉軍。噫。是何言歟。爲今日之大計有三。其始莫如興屯政。詳求昔之人。如宋文恪黃忠宣葉文莊輩所建監者。設誠而致行之。屯政修而軍食足。量加以今日之年例。可使無掣衿露肘之患。則邊富矣。邊富請繼之以益吏祿。益吏祿者。王介甫新法之一端。宋人以爲大非也。然而愚不敢以爲非也。有群羊于此。使猛獸將之。而爲之節其食。食不足則始縱之。使啖羊以飽。彼若爲俄豺狼焉。啖羊以飽。何厭

之有。則何不飽其食。而濫制之。使必無啖羊也。藉令彼騶虞乎。吾施之宜益取厚矣。故益吏祿者。非爲吏也。如是而可以報廉。不廉者可以必吾罰也。罰必矣。而後可以核虛冒。核虛冒之法。請先定爲賞罰之格。以精選練。嘗語諸治兵者。欲令定著一編。曰選練條格。凡選士必辯其勇力捷技四科。取之皆有器式程度。有銖兩尺寸。可按覈也。加以身形年貌癡記詳矣。則編以爲尺籍。如國史年月表。縱橫書之。旣選旣練。日成月要。有進退則按籍呼之。依式試之。遇支放。又

此法可行

按藉給之間探籌試之彼驅白徒者循環無已應者不能易形貌強筋骨工技擊一一如籍記無爽也又安所容其奸乎嗚呼是言也亦人人而能知之能言之也弊在于徇情而廢法上下相周容遇一二綜核者則相與文致而欺罔之寡不勝衆在其上者或口是而心竊迂之所建明即高度置之以是故竟詘耳試令賞如山罰如溪廟堂疆場大吏偏裨同心一意誰敢干者斯則非嚴予之法不可矣欲嚴法又非厚祿不可欲厚祿又非足用不可愚故曰益吏祿興屯

政最急以此若為今所為而無變計吾見法必不可行弊必不可祛兵必不可強虜必不可制此無容疑之勢不再計之策也雖然愚所陳者二事皆今之至急而且迂言農事其為梁肉攻疾矣然而愚誠見其必然者也抑非愚之術而太公管仲之術也又非獨太公管仲而孔氏生財之大孟軻王道之要也近世以來闡于大計不以為猥鄙即目為迂緩一齊衆咻懲墮廢食薄太公管仲并孔孟語置之并二祖之法置之遂令國日貧民日感耳嗚呼明此道者熟啓

王道本務經世長策非止為二事言耳

此自

古今之際誰不以此興以此亡。豈輕也哉。一日而得  
太公管仲其人也。宗祿邊計。雖不問可也。

漕河議

漕河

夫漕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中都之中。自上供以至  
百官十二軍仰給萬里之外。歲轉輸數十百萬。不蹀  
而馳。豈不為利。然而漕能使國貧。漕能使水費。漕能  
使河壞九州之地。生人所屈。無不足以養人者。唐虞  
萬邦降而七國。其地產人力。蔑不自給也。今使遠方  
之民胼胝而作之。又跋涉以輸之。則輦轂之下。坐而

食之。其人庸德無咎。窳偷生。而國又有治河造舟諸  
經費之歲。出不貲。譬若父有二子。一勤一偷。使勤者  
養其父。又給其偷者。父又時出所藏以濟之。而偷者

習勞苦至婦人尤為坐食無用真可恨也

益媮此三相盡耳。故曰漕能使國貧也。虞書六府。始  
于水。終于穀。遞相克治而成焉。則水者。生穀之藉也。

南旺專清泉源恐為豪家占

如○今○法○運○東○南○之○粟○自○長○淮○以○諸○北○山○諸○泉○涓○滴○皆  
為○漕○用○是○東○南○生○之○西○北○漕○之○費○水○二○而○得○穀○一○也  
凡○水○皆○穀○也○亡○漕○則○西○北○之○水○亦○穀○也○故○曰○漕○能○使  
水○費○也○大○禹○治○河○數○千○年○來○惟○馬○遷○能○言○其○意○以○為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高地。故降水至于大陸。夫大陸之地。北高于衛當百尺以下。南高于淮當百尺以上。禹豈不知北入衛南入淮之便也。而必醜二渠引之。俾行高地者何也。水驟下則亟行。高地殺矣。而又使河以北諸水。皆會于衛。漳恒衛以出于冀。河以南諸水。皆會于汴泗渦淮。以出于徐。則龍門而東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衛。南不浸淮。河得安行中道而東出于兗。故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有

漕以來。惟務疏鑿之便。不見其害。自隋開皇中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人以為百世利矣。然而河遂南入于淮也。則隋煬之為也。自元至元中韓仲暉始議引汶絕濟。北屬漳御。而永樂中潘叔正之屬。因之以成會通河。人又以為萬世利也。然禹河故道橫絕會通者。當在今東平之境。而邇年張秋之夫亦復近之。假令尋禹故迹。即會通廢矣。是會通成而河乃不入于衛。必入于淮。不復得有中道也。則仲暉之為也。故曰漕能使河壞也。然則可廢乎。曰當世而

無堯禹。未可廢也。當世而有堯禹。未可盡廢也。請略

言河漕之事。夫漕之用河。河之梗漕。百年以前無有

也。河稍南而遽以為傷地脉。虞祖陵數十年以前

今惟清口即黃河矣

無有也。茶城以東。迄于淮陰。故引汶濟運。稱清河耳。

至于今尚在人口也。金元而後。成弘而前。河數出于

穎壽之間。即河又何嘗不南。古今善策河者。皆言不

與水爭利。而今者絕河之中道。則河窮。又使之北避

運。則河又窮。又使之南而遠避。祖陵則河又益窮。

河所由者。舍徐邳開三道安往哉。水窮則溢。何得不

累歲決也。決而圖之。獨有築塞開挑兩事耳。每大舉

無慮費金錢百萬。而經始圖終。必以百日為程。未及

所以河漕之。臣。立。統。于。一。也。。

詳究熟籌。近為數年之計也。以為稍遲。即妨來歲運

矣。諺曰疾行無善步。以若所為。故當得鹵莽之報。而

甚乃有事欲速成。財苦不給。中道而忽省其估。以債

厥庸者。是亡策也。今茲已壞。來茲復然。國財民命。歲

不得不捐數十萬。而壑委之。此豈非坐而自敝之術

哉。識者憂其敝。百爾所思。則有議復海運者。議卒業

膠萊者。議遡淮遡河由沁入衛者。數者皆為國也。夫

海運之策。元以來嘗受其成利矣。有伯顏之道。有朱

張之道。有出外洋則險而便。由裏洋則曲而安。殷明略之道。逾遠逾便。亦逾省。增修易善。

今日而索諸行海利便。無論清瑄。卽明略故當勝之。

愚不憂海也。所可議者。清瑄所用東南富人。通市外

洋者。舟則其舟人。則其人也。今東南物力。方諸勝國。

百分之一耳。海市絕。無舟若人矣。官爲舟不善。完官

募其人不習也。卽舟善人習。而萬艘爲群。能保一無

漂溺乎。又決不能也。學醫人費。學海之爲人費大矣。

元夷狄而清瑄盜也。故牛羊用人也。今欲費民。民不

堪欲費軍。國不任也。且向所謂跋涉以輸之者。進而

出死輸之。逾不忍言也。又不任稽核也。清瑄所用富

室。力保足任其人。今委之素無根柢之衆。莽莽風濤。

開綜之后。誰相司察。卽未經漂溺。而詭辭以逞。又孰

知其情與否也。故海運可爲而不可爲也。無已則有

一焉。破拘攣之格。開功名之門。去米鹽之計。絀紛紜

之論。捐大利于民。以易其死命。而又有法以通之。使

其利卒歸于國。令小民供分外之役。而得格外之償。

人臣有朱張之功。而無朱張之罪。國家享元初之饒。

而永無元末之害。是可行也。然而未易言也。膠萊之議累起數廢。近有爲七論以難其事者。夫土石可鑿也。淖沙可避。海險可習也。分水嶺之積高十二丈。可節宣也。運限可寬。而財力可黽勉辦也。六者皆可說也。獨河成而無水以濟。不可說也。麻灣滄海之間。四百餘里。地形既狹。而南北平分。無徂徠泰山諸泉可資。無南旺安山可瀦。無洸汶泗沂可借也。若其積高之處。深之使自南而北。與海砥平。而漕徑其間。此萬不能也。何者。分水無嶺形。而有嶺名者。是泰岱之餘

氣而成。勞諸山之過脉也。漕河亦多礮石然音開

之其地形不甚高耳

已難矣。更深之未易言也。故膠萊之議。必先索諸泉源。湖濼可用。借資。令會于都泊。以爲斗門。分水。若會通之南旺。桂林之龍盤。必無竭涸之患。然後可。若其否也。宜遂置弗講者也。沁水之順流入衛。至便也。第欲遡河而至沁口。猶用河也。河未可置弗治也。河治卽南陽無阻。曷不由泲入運。從枕席上過師哉。急溜如傾。盈涸無時。二洪之近。猶稱畏途。更西千里。而其爲二洪也多矣。若遡淮而遂置河。此或可也。然而經

洪澤入壽穎洪澤之風濤昔年之高寶也。鳳穎而上。

合河用淮則運道益西恐更迂遠

灘溜之險盈涸之無常猶黃河也。正陽而下。舟行千

里難為小。正陽而上。舟行七百里難為大也。朱仙鎮

而北至惠濟橋。惠濟而西至河口。即濬舊河開支渠。

宋建隆中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

計如朱仙止耳。若河流淺狹。輓舟迎溜。即須易舟。易

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達淮右謂之惠民

舟之費鉅也。若展河治溜。令漕艘直達。即河工之費

河此故道亦或可尋然決無引黃河入鄭之理

又鉅也。且引河入鄭。由鄭入穎。由穎入淮。水趨下易

矣。加廣深焉。不虞開門而揖盜乎哉。倘河伯不靈。異

日者全注于淮。以扼鳳泗。謂多口何。即不然也。然而

河亦未可遂置也。前代之漕有不藉河者。焉有不治

河者乎。今日之河。即棄弗治。而數年之後。日以墊隘

不他徙乎。南徙而復為蒙牆。不危泗乎。北徙復為黃

既由沁入衛則欲弃會通即不

陵岡不絕。會通乎。絕會通安所稱兩利乎。棄會通不

為會通計但北徙入張秋臨德以下皆當魚鼈而

幾于舍安而就危。舍近而就遠乎。是故通沁穎而必

衛河亦不可行矣

無患也。河亦未可置也。然則將如何。漕不能舍會通

耶。洵可恃耶。昔歲之失策安在耶。朱旺口之濬萬全

總之運河與黃河不

耶。欲圖長久之計。又安出耶。曰漕不能舍會通也。內

相雜亂便為上策不能不用而能少用便是中策

地也。安流也。水盛可以為資也。成功可因也。益之以

○加○河○既○通○駱○馬○前○濟○若○更○開○百○漕○思○過○半○矣○  
 加直河通汶則愈安也。豈惟直河異日者東通于洙。舉全河數百里而悉避之。又愈安也。故會通不可廢。而洙可恃也。獨惜夫財計詘而洙之功僅僅耳。倘異日者積旱而水不盈。漕卽經途險澀。得無遂以爲洙尤乎哉。然而非失策也。增修焉足矣。治河之役。前政之失策與否也。愚不知也。朱旺口之濟。果出于萬全否也。愚亦不知也。夫河者地事也。邇歲之言河也。不○禱○雨○運○事○甫○畢○卽○議○封○神○大○可○笑○也○師于地而聽于天地者。一定屢遷之形勢。而天者或時或恒之旱潦也。不以地之形勢。技策之得失。而以天之旱潦。定人之功罪。譬如治病者。不以脉理經絡。察臟腑之虛實。而以非時寒熱爲之候也。寒則咎寒。熱則咎熱。雖虛扁與庸醫等功。寒卽投熱。熱卽投寒。屢更而其人亦坐憊已。河上之事。漕通卽爲功。漕病卽爲罪。竭天財殫民力而疏且塞焉。卽爲功。俄而溢或且涸焉。卽爲罪。疏塞不必是也。幸而雨暘時安流焉。卽爲功。疏塞不必非也。不幸而恒雨焉。恒暘焉。雨則溢。暘則涸。卽爲罪。癸卯以前。積旱者數歲矣。癸卯以後。積潦者三年矣。一總河也。塞黃堧。則以旱倖其

皇明經世  
 徐文定公集  
 漕河  
 平露堂

成決蘇莊。則以潦著其敗者也。一總河也。急治泃則

以潦顯其長。緩治黃則以潦見其短者也。一泃河也。

在辛丑則以旱訾其瑕。在甲辰則以潦全其瑜者也。

一徐州一清口也。昔旱則以為千難。摠集今潦。則以

為百全。無患者也。嗟乎。使昔如今潦。即黃堦通而徐

呂不涸。旱而不甚。即徐呂涸而三仙臺不淤。使今如

昔旱。即黃堦塞而蘇莊不決。潦而不甚。即蘇莊決而

行堤未必盡壞。使昔不因旱改轍。從權濟運。而一意

治泃。即泃早成。使泃早成。而獨防黃堦之南。即王家

口不開。黃堦全淤。行堤仍決。而豈必有加于今日。惟

以天之旱潦。為人工罪。故一有遷改。輒議更張。又不

以地之形勢。定策是非。故財力空殫。原非實見。蓋始

而卜度言之。既而卜度聽之。又復卜度論之。亦復卜

度斷之。患在南則從事北。患在北則從事南。及臻厥

成。則并民財國計。皆以付之。非時之雨暘而已。王家

口之議。常焚矣。勘視地形。臺中嘗言之矣。不省也。至

于無可奈何。而曰王家口高于濁河口若干丈尺耳。

嗟乎。此何待言。上流百里而懼不高乎。令此時而舉

是時摠

南北新舊諸河。從源達委。皆能知其積高積下之數。一河之中。分別測量。又能知其通高通下之數。地形水勢。可以指掌示。而聚米畫乎。于是焉錯綜之。參伍之。則其受病之處。必可知也。則其開塞之宜。必可知也。他日者。卽旱而某處任其涸。卽潦而某處任其決。又必可知也。卽爾時之開塞。踳矣。而形勢之說。尚在。猶得追論之。覆核之。以爲改絃易轍之助。今而無可憑矣。但以錢穀之省。土方之減。蘇莊之決。南陽之淤。指爲瑕疵耳。卽欲誘諸天行。一爲解嘲。而不能舉其

蘇莊決故昭陽日整昭陽壘故李家口之流日微

尋丈之數。猶卜度也。故曰愚不知也。朱旺口之功。嘗

李家口之流微故河縮而溢此口下河漕受病大勢也開加河從五口達夏鎮以避二洪開朱旺

言形勢矣。未盡也。然則今日受病之處。全在昭陽耶。

導大河通暢達小浮橋以接濟五口之水皆爲得

抑徐呂而下。尚十之二三耶。若云尚在徐呂。則李家

策特開濬如法便萬全之畫也

口之清流涓涓爾。若云全在昭陽。則二洪之淺溜。故

近者河患在于邳之

在也。南股下于北股矣。跡王家口之功。加廣深矣。及

睢寧猶嘉靖之昭陽也以至上夾駱馬下夾白洋

春水未生。并力截河。遂可全河而南固也。地而旣下

爲數年之患

矣。卽丙午之歲。又復潦如甲乙。能保無溢而南以害

蕭碭。或徑黃堍舊河以入白洋。且南害永夏。否也。萬

一有之。則蕭碭永夏。與其在豐沛魚單也。何異。若待

夫時暘也而無害，則其在北也。亦猶在南也。又不知  
 昨歲之夾蘇莊而趨銀河也。銀河之廣深，視今日之  
 新河何如也。將銀故不能容耶。將銀可容河。緣水盛  
 而演溢四出耶。今日之銀河將已淤滅無影耶。將亦  
 漸次復漕，稍加疏濬，猶能宣洩耶。凡此皆不能舉其  
 尋丈之數，夾其然不然之情。故曰愚不知也。然則何  
 由知之。曰禹鑿龍門，夾大河。豈真有庚辰童律為之  
 使哉。其測量審規畫精而已。益列山澤，垂典將作。所  
 以能辨江河之淺深，識原隰之遠近，度山阜之高下。  
○治者不察地勢之高下，惟藉堤堰以障之，故不久。○  
此治河本論也。近日之患在干河，身甚高而。

制疏塞之利害也。三代而降，國有水工。士有水學。亦  
○便○决○耳○今○徐○邳○日○高○恐○有○西○故○之○患○奈○何

猶是神禹之遺焉。今之時有水工如鄭國者乎。有顯  
 門水學如邠、亶、單、鏹、郭、守敬其人者乎。欲知方圓必

以規矩，欲知高下必以準平。故尚書大傳曰：非準無  
地○形○為○平○故○遂○失○之○天○圓○物○地○亦○圓○物○也○惟○大○西  
 以得萬里之平。而今之名能治水者曰：水平。遠至數  
之○學○精○之○公○亦○本○此  
 里十無一準，遂置不用。不亦謬哉。裴彥秀制地圖，圖

體有六，其法以準望為宗。以考高下方邪迂直之校，  
 以定道里。以設分率。其說以為峻山鉅海，絕域殊方。  
 登降詭曲，皆可得而定者。斯則準望之為用大矣。守

敬之在勝國也。嘗決金水。復唐來。開會通。導通惠。相視河渠。洎堰數百餘所。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又嘗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志。蓋守敬敏才宿學。其創改歷儀。審務考驗。故于測量地平。尤爲精絕。然而度無他術也。準望已耳。今誠得守敬其人。令博求巧工。筭史爲之佐史。西自孟門。東盡雲梯。南歷長淮。北逾會通。無分水陸。在在測驗。近用準平。遠立重表。車船橈樁。隨

地制器。方田勾股。隨用立法。藉如一河之中。從源至委。廣狹深淺。爲之總差。或以里計。或以丈計。又爲之細差。凡河皆如之。其在已廢已湮之河。亦如之。一切隄防障塞。支流通渠。陂塘瀦澤。皆如之。又以諸河之身。參互校量。爲彼此相視之差。兩河相距之間。縱橫校量。爲山阜土田。經緯之差。又鑿井辨驗。察其沙土燥濕。疏密厚薄。爲土性之差。其隄防陂澤。參互校量。亦如之。務令東西南北。數百里間。地形水勢。盡識其紆直。倨勾。又盡識其廣狹。淺深。高下。夷險。燦然井然。

若別黑白。若數一二。此亦數月間可以畢事。不爲難耳。而後倣裴氏之遺規。終若思之緒業。繪圖立論。勒成一書。上之冊府。頒之諸司。使人人如身歷其間。覽觀可得也。一可得各河容受吐納之數。二可得隄防所宜增卑倍薄之數。三可得見行河身比于各河所差淺深高下之數。四可得見河壅淤之後某河可用。相代容納之數。五可得地勢所便土物所宜豫引開濬。不可之數。此所謂形勢之一定者也。而此法既立。旣于竝河郡邑爲立準人。卽用司水。于見行河身

之中。畫地以守。歲月測候。凡旋墊沙土。暫傾圻岸。新成淺溜。皆量度丈尺以上所司。所司卽依原定形勢。參以天時旱潦。議擬斟酌。通融計算。如是卽可知河行急緩之勢也。河身變遷之期也。卽又可知夫當決之處也。與夫遞行之河也。此則所謂屢遷者也。定形爲經。時變爲權。本與標相印。症與脈相合。夫然後築塞之机宜。疏導之方略。可得預籌。土方之數。錢穀之額。可得計量。工程之虛實。冒破之有無。可得按核。臺省可得駁論。司空得可叅覆。公忠廉慎之官。可得見

長。貪冒闖茸之倫。可得著罪。遠近可得辨其詆欺。前  
後可得杜其推諉。有實試功能而不幸遇二三千  
里。若數年水旱之憂。一時盈涸之變。亦得有所據以明  
其非辜矣。斯則師于地不聽于天。向所謂可得而知  
之之術也。既已知之。則今日之河當奈何。曰。河臣言  
之矣。南守汴堤。北守三堤。任河遊衍其間。不亦可乎。  
且夫西南循汴。東盡歸作。以護泗也。北守大行。副之  
縷水。以護運也。南必不可令亂淮。北必不可令侵汝  
所宜倍加封築。日省時修者也。若南北之間。新故三

道。既已知之。卽又非徒任之而已。何者。彼所欲趨與  
所欲舍。吾可得而前策之。預計之也。夫水猶兵也。兵

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此兩言者。兵

之要也。水之道也。有所欲開。毋若先之。淤墊欲極。度

所必趨。濬之以待其嚙。將深此爲先之。有所欲塞。毋

若後之。水屬理。孫洸然不顧。洶之汰之。沙礫在後。此

爲後之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此之謂

也。今也不然。莫能迎之。愬而隨之。彼務亟去。吾將遏

之。彼不欲來。吾將奪之。用力見功。多寡難易之間。不

亦遠乎。不寧惟是若或全河未墊。頽岸傾仄。乘流急下。偶成溜淺。雖驚湍如瀉。俗稱神物。吾灼知其數。卽不必輕謀轉徙。或疏月河。或飭濬具去之。其下必移。而上以次銷滅。爲功不難。此卽李公義之故術。亦吾牛渡馬渤之資。奚事覆巢殺卵。以疑鷓鷯哉。曰三道通行。窮而變通。于河則宜。其或不當于漕。奈何。曰銀河北依大行。走豐沛。出秦溝。今决河所經也。此直漕者也。濁河中由堅城集。分爲二渠。一從郭煖樓出鎮口。今决河所去也。一從苑家樓出小浮橋。今輓河所

此道最東

此道稍西

開也。皆直漕者也。獨符離河南由。司家道口。經符離

此道最西

道睢寧。出小河口。此則不當于漕。昔之所以涸徐呂營泖河耳。泖而足恃矣。進乎此則通沂于沭。增修焉。亂流而入。則出小河之下。故大行堅卽以運付泖可也。曰今之世有郭守敬其人乎。曰數學淺技也。才不絕世。政自不習耳。語不云乎。一人善射。百夫决拾。果求之也。亦豈必遂無其人也。曰苟有其人。上而庸之。欲盡其術。將須時日焉。河勢遷改。將迎開塞。將須時日焉。猝遇水旱。遽有變易。或黃或泖。或在會通。皆難

逆料有所飭治。將須時日焉。漕有常規。其可待耶。曰固也。愚將言之。蓋河可待而功固不可亟焉。夫天行旱潦。水為羸縮。事之無法儀者。無甚于斯。費至百萬矣。計須審密。事難卒辦者。無甚于斯。而規制一定。莫或變通。務速其功。以赴事期。畫未必審。而費不可追。豈非耗財損功之道乎。竊惟永樂間。會通已成矣。而淮徐臨德。遞行支運。先朝于此。殆有深意。蓋唐開

元中。裴耀卿請建武牢洛口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舡不憂欠耗。比于

載其時便已隨處置倉唐人欲避函陝三門之險

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而劉晏因之。江汴河渭。各

舡遞運。江積揚州。汴積河陰。河積渭口。渭入太倉。歲

若漕運十丈淺淤則萬艘為之不前又無論長運

漕百萬。無升斗溺者。然則四倉支運。用此道也。自支

運變為兌運。兌運變為長運。于是一舟一歲之間。還

往萬里。不得不避洪。不得不防凍。而漕限乃不可爽

矣。漕限不可爽。而河又數變。涸則議濟。他徙則議挽。務強河以從我。又嚴為之限。而費乃滋大。且未及熟

籌之也。為今之計。欲令我可待河。而河不能為我難

似宜稍采支運之意。廣故倉于淮安。仍建一倉于濟

支運在祖宗朝為良在

寧諸總運艘可量用十分之六從水次運糧至淮以

須後命量度河勢而取進止若河道利便則徑赴濟

寧倘河流未馴即起貯淮倉而運艘速還以赴次運

度至淮者遠可歲三運近可四運至濟寧者歲再運

故曰運軍十分之六而足也若河累未馴工役未竟

不論多寡悉貯淮倉迨河馴役竟即盡掣南舡自淮

赴濟加黃竝行循環轉運數月之間亦盡足累年之

積矣是不過用一二歲漕伸縮其間而河有變可以

俟其定河有工可以俟其畢也所謂弃廣運而之濟

寧者何也至徐而河患未離也且由加則未至徐也

故濟寧衢地也所謂至濟寧而止者何也夫京軍之

食于漕者若干萬人坐而養驕此國庾之蠹而造物

者之所忌也自古禁軍皆遣征戍或屯諸州謂之就

糧所以均勞佚省轉漕也今欲略倣此意以京軍十

二萬人分為六番番二萬人向所稱南方免運旗軍

十分之四者故行漕艘若行糧也移而賦予之令循

環轉運自濟寧抵通惠歲可三運不及則再歲五運

而四百萬可畢至矣二萬人為番即春秋蒐乘減六

則人主率其六宮從省至東都鳥在禁軍之不

可出耶

分之一耳。冬夏無論也。是不廢操備也。以為爪牙爪士。不宜代南軍。則永樂間不嘗赴南都支領月糧乎。宣德五六年。不嘗令五軍操備旗軍擺堡運糧赴宣府獨石乎。景泰三年。不嘗撥營軍七萬運糧赴口外懷來乎。今予之舟楫。予之行糧。間歲一行。往返再閱月。無南都之遠。無江河之險。無擺堡之勞。無陸行之艱。所運者又已自所食之粟也。而謂不堪耶。且南軍免運十分之四者。非佚之也。責以辦料。方諸舊則從輕焉。而歲有餘貲矣。可用減民耗也。備急乏也。或裁

以優南北諸軍之在漕者。無不可也。所為積于淮倉。不嫌累年之蓄者何也。此非獨可以待河事而止也。

古今言漕者。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嘗考宋制。

于真州置發運使。立轉般法。歲漕荆湖江淮兩浙米

六百萬石至真陽楚泗轉般倉。回舡從通泰載鹽還。

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船運米入京。而轉

般倉常存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上價。謂之額斛。

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

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人以為

轉般倉委是宋人良法妙在給

以資舟卒額斛代發以濟豐歉故江舡時至汴

舡不滯其後發運以歲額不數均舟卒而江舡不

以時至矣又其後益法既變迴運無所得而舟人

逃散矣雖不廢法得乎

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蔡京為相。悉收糴本。行直達法。遂致汴京糧儲不繼。故宣和中。仍降度牒香鹽。克糴本行舊法。以至南渡百餘年不廢也。今之漕糧。直達京通。歲凶則逕改折色。無可代廢。豐則取歲額止耳。無由加糴。以故京儲之積日寡。而又江西一省。

減于宋漕十分之五。江南七郡。增于宋漕至十有餘倍。以故江西湖廣米價常下。下極傷農。或逋負折色。江南七郡米價常騰。其望改折猶望歲也。淮安故楚州也。其運鹽之法。今未易可更。亦未暇具論。第漕猶

宋漕耳。誠于常盈倉。每存二三歲之積。或更措置金

錢。或歲益以免運。官軍辦料所入。充為糴本。使豐年

收糴。凶歲代發。一依宋制。如此即江湖二省江南七

郡彼此之間。酌量贏縮。歲有羨也。豐年飢歲出入之

間。酌量贏縮。歲有羨也。展轉數年。則餘一年之蓄。更

數十年之通。而足食足兵足民。舉積此矣。區區漕河

數年之水旱。一二歲之工役。何所不可待。又何足慮

之有。曰此管子輕重之術也。利則博矣。其如今之財

日不暇給。何京儲之望漕也。如農夫之雨焉。又安得

數歲之積而用之。曰是何言與。富人之家。因循積久。財用闕乏。苟有便計。卽主伯亞旅。猛省奮發。盡出所有。共殫心力。以圖饒羨。其事產素裕。稍無失策。便足支持。若復逡巡須假。坐待屢空。猝當大費。又不獲已。捉衿見肘。計無所之。其爲日不暇給。何時而已哉。曰是則然矣。果行之。可爲百世之計乎。曰吁。此豈百世之計乎。富人之家。而計轉徙逐什一。此權宜之術。就令可久。不謂本業焉。必求本計。其惟禹功哉。禹之治水也。非在其疏濬決排也。禹貢之外。嘗自矢其功曰。

予○決○九○州○距○海○濬○畝○澮○。距○川○畝○澮○。田○事○也○。則○禹○之○治○水○功○在○治○田○也○。孔○氏○盛○稱○其○績○。略○不○言○封○山○濬○川○而○日○盡○力○溝○洫○。勝○禹○自○知○矣○。然○則○八○年○禹○蹟○。非○獨○左○伯○益○右○工○垂○而○已○也○。蓋○步○武○而○與○后○稷○。偕○若○蛩○與○距○虛○。然○相○藉○爲○用○。故○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此○何○故○也○。治○田○者○。用○水○者○也○。用○水○者○。必○將○儲○水○以○待○乏○者○也○。水○之○用○于○田○也○。多○。水○之○儲○以○待○用○于○田○也○。又○多○。則○其○入○于○州○者○寡○矣○。九○州○之○田○曰○土○。曰○作○又○。曰○其○藝○。曰○底○績○。終○之○以○府○脩○土○正○。則○爾○時○九○則○三○

壤大氏皆田也。所以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夫大雨時行，百川灌河。此田間用水之日也。今舉山陵原隰之水，盡驅而之于川川，又盡并而之于瀆。時遇霖潦，安得無溢且決哉。善乎周恭肅用之言也。曰：使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惜乎其法止于疏通溝洫耳。未盡也。夫溝洫者，所以行水，非所以用水也。水從高注下，皆自田間。若審理溝洫，四通八達，此為增河使多。利尤妙于停蓄。然翟子威、夔、以爲害。杜元凱、決。非減河使少矣。禹之決九川、陂九澤，互爲用者也。決者洩之，以爲利。陂者蓄之，以爲用也。周禮：稻人掌稼

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曰瀉，決川之謂也。曰蓄，曰防，曰舍，陂澤之謂也。曰蕩，曰均者，用諸田間之謂也。故曰互爲用者也。夫下地者，對高地言之也。山有上，正有宛中。對上正言之，則宛中即下也。故南方之善田者，曰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猶力耕而汜勝之書有梯田之法。由此觀之，苟有水焉，無高不可用也。今欲治田以治河，則于上源水多之處，訪古遺迹，度今形勢。大者爲湖澤，小者爲塘灤。奠者爲陂，引者爲渠，以爲

儲待而其上下四周多通溝洫灌溉田畝更立斗門

牐堰以時蓄洩達于川焉今湖中明聖鑑湖之屬大都瀦水五頃以上可溉

田百頃皆然旋行旋積卽此湖塘頃畝之間土田所滲漉

風日所耗損隄防所蓄止爲水旣不貲矣此爲田逾

益水逾損減河而少之之術也水壅則潰疏則行流

激則濁紆則清必無患累決又無患亟淤已恭肅之

言治田而獨言溝洫也是謂大川通流引之達澮可

用溉田也夫大川之可溉者多矣若決河而引之溉

或未可也若決自溫洛而下尤未可也禹陂九澤皆

萬萬不可

黃河利于直行不利于旁引海田之說

江河之上游也鄭國鑿涇用溉注填闕之水猶陂澤

也夫用水治田者不在其源必在其委也在其源者

諸源積聚未爲江河用之之法則爲湖渠牐堰焉史

起治鄴召信臣治南陽馬臻治越王元緯治鄧之類

是也在其委者平江漫衍不虞衝決用之之法則爲

塘浦圩堤焉邾氏父子單鍔諸人之策江南虞集之

策京東瀕海之類是也夫決黃河以治田猶之手揖

盜也故曰未可也嗟乎今天下亦匱甚矣食指衆而

生焉者寡也難乎哉亦爲之而已矣介甫之敗于宋

本朝仰東南以給西北然僅給京師于西北之民無與也田荒不治則也其行之非也子瞻訊之是務反安石而不免為庸人之論耳。因是而訾禹功也是懲于噎而廢食也。此非縮則溢之患也至于所給京師又非獨禁兵也凡長安之執役輿隸與功成而長河以北足用共給即近納賦總而遠貢輕微也可。即不然而舉今之全漕裁用其半以實京師則狼籍滿途纒出廩門斗僅易十餘錢耳三十鍾致一石而復泥沙用之甚無也亦可。即值河之變而或行或止也亦可。即舉禹之中道而還之河也亦可。所謂當世有堯禹則漕未可盡廢而可以略廢者是百世之計也。

### 海防迂說

制倭

有無相易邦國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亦百年無患也。高皇帝絕其貢。不絕其市。永樂以後仍并貢市許之。蓋彼中所用貨物有必資于我者。勢不能絕也。自是以來其文物漸繁。資用亦廣。三年一貢。限其人船。所易貨物豈能供一國之用。于是多有先期入貢。人船踰數者。我又禁止之。則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後得為商矣。當時海商多倩貧倭以為防衛。交通既久。烏合甚易。邊海富豪向與倭市者。厲禁之。

後又負其資而不償于是倭舡至而索負且復求通  
 奸商竟不償復以危言撼官府倭人乏食亦輒虜掠  
 如是展轉醞釀復有群不逞輩勾引鄉導內逆外憤  
 同惡相濟而陳東徐海輩爲之魁于是乎有壬子之  
 變譬有積水于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則久而  
 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  
 則必潰而四出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  
 壬子之禍則潰而四出者也若欲積而不出其勢不  
 能豈有強勢之所不能而名爲百年經常之策又舉

世而持之可乎哉當時若得才略大臣假以便宜得  
 破格釐正通彼我之情立可久之法除盜而不除商

禁私販而通官市可不費一鏹不損一人海上帖然

至今耳言有甚正大而未必當者如斷海市絕款朱秋崖統清正剛果箚以禁絕爲事擊斷無

避貢之類是也當時譁然卒被論劾憤懣以死至今人士皆爲稱

冤冤則冤矣海上實情實事果未得其要領當時處  
 置果未盡合事宜也此如癰疽已成宜和解消導之  
 法有勇醫者憤而割去之去與不去皆不免爲患耳

壬子之後當事諸公大略分爲二議張半洲經阮山

峰鄂俞總兵大猷始終主于戰勦者也。胡梅林宗憲趙甬江文華唐荆川順之盧總兵鏜主于招撫者也。招撫之議實自鏜始。其人老將。熟知海上情形。且王直向居海島。未嘗親身入犯。招之使來。量與一職。使之盡除海寇。以自効。倭則公與之市。若有小小寇鈔。還復絕之。未嘗非靖海之一策。亦實胡趙之本計也。于時分宜能爲之主持。特不能條列事理。分明入告。故肅皇帝怒其入犯。必欲誅之。勢不獲已。于是戮直及其餘黨。而所招來通市倭僧德陽輩。則陰縱遣之。竊謂此時戰亦可也。撫亦可也。旣撫而後殺之。則梅林不能得之于上。事之無可奈何者也。曷爲隱諱其事。使其門下士作爲文章。盛稱招直而殺之者。胡之始謀。展轉文飾。目爲奇計。刻書盛行。天下後世遂從而信之。遂從而奇之。遂從而効之。信之猶可也。不戰之名。怯誘之名。詐殺降之名。不武。又曷爲而奇之。而効之乎。且無論誘殺不可。若果誘殺王直爲胡之本謀。是則滅賊爲期。戰撫一致也。方俞大猷初沮其事。以爲當戰不當撫。曷不明與計事。共圖殲滅。乃至

戰撫相左，迨事不成，訟言恐爲俞將所笑，至以縱倭委罪于俞，逮詔獄論死。後俞上書訟功，徐文貞階陸錦衣炳爲之多方營救，僅而得免也。揆厥原本，蓋由此公才雖揮霍，非能實用正兵，故無必戰之意。其議招撫亦止爲一時副急之策，非能實見古今內外經常之勢，故苟圖結局，終竟不成，便成愧憤，因生狡獪。果若真見寇賊緣起，灼知事理當然，因而講不敝之法，圖百年之安，曷爲不能明白指陳以聽？睿斷就令事勢齟齬，不獲終守前說，我之得策固自在也。何

足愧憤移罪他人，何須文飾掩昧事實哉？造言弄筆，誇詡張皇，所得甚小，易世之後，家傳戶誦，遂無從考見當時之實事，亦不復通知內外之實一，使人人墮其雲霧，疑悞來世，所失甚大矣。自時厥後，倭自知釁重，無由得言貢市，我邊海亦真實戒嚴，無敢通倭者，卽有之亦眇小商販，不足給其國用，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若呂宋者，其大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倭去我浙直路最近。

呂宋諸國，遂擅利藪。